

四
书
训
义

一
函
六
册

四書訓義卷三十七

孟子十三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

謂也

塵寫作應誤應讀如臂當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俟本從來作候或从千義同傳寫作俟者誤俟訓大也與俟音同義別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

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麗从尸从千从文从舟今寫多譌蕩从水从募

訓義孟子極言作聖之全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作聖之功必以合天爲

極合天者與天之所以生我之理合而已矣天之所以生我者爲命生我之理爲性我受所生之理而有其神明之用以盡其理曰心因是而措之事爲曰身皆一致相因而作聖之功惟求之是而自足夫天人之量別矣而見天於人者

其道在知天人之事殊矣而以人法天者其道在行知行各全其本量而人通於天知行各臻其極至而天卽在我矣今以知言之人之有心明聰睿察之德本無有涯量無微不可入無遠不可屈作聖者必盡其能而後於理無所蔽乃能盡其心者非竭智窮思以引於無極者也唯灼然不爲情之所蔽不爲氣之所拘而實有以知吾性情之中有此至善之體以發起吾心之神明而使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夫人惟不知性則善不知其何所從生理不知其何所從出耳知其性則人之所以爲人者皆五行二氣之良能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卽此健順五常之至理而天無不可知矣夫察乎有生以後之大用而心無不盡明乎有生以始之全體而天無不知要惟知性之功能君子之致知以專致於吾之理豈容忽乎以行言之性無可爲功而所以復此性者心也特心之有神明也感物而動而或隨物以流則與我所生之理相背馳故惟有存其心明聰不驚而專以致之於靜治心無可常據而所以主此心者性也特性之在未發也其體甚微而或無以培護則因吾心之存亡爲消長故惟能養其性天理日凝

而漸有以大其功能此乃其所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卽以奉天賦畀之德謹守而勤修之則以順二氣之正調五行之化者在此也夫體天於心全性於天而人合天體要惟存養之互爲功則君子之力行以謹持其所生之理豈有閒乎由其知之至者而天無不知則見生我者之唯此理而氣數不得以操其權則曠然於生死屈伸之一致而爲歿爲壽皆非人之所可以私智而異其情坦然信之而不貳由其行之純者而極於事天則念我之所以爲功於天者唯此理而言行皆不可違其則則確然有貞常不易之修能而爲歿爲壽皆爲吾之所可以自盡而守其恆敬以俟之而不違若此者乃以未生而使有生其命在天有立天之道而制乎命旣生而生在我我亦在我我有立人之道而貞其命君子之所以立命者此也夫至於立命則卽我卽天而作聖之功極矣亦唯知天之至而無貳爾心事天之純而慎修思永則君子知性之功不惑乎紛馳存養之學不外乎存發操之甚約而充之極大有志於聖功者尙知所循乎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唯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訓義孟子申言立命之學曰立命也而謂之俟則命在天而人不得以私意與之乃俟命也而必在乎修身則命雖在天而人必以其常理貞之故自命之不可以人力與也而言之則自殀壽而推之爲窮爲達爲吉爲凶理有其相因而數亦聽乎偶遇莫非自天主之而爲命也乃自命之可以修身而立者言之則

自殀壽而推之有天使之然而我當之者爲正天未必使之然而我致之者爲不正則君子知其正者順天之理聽天之爲而受之而不廢乎身之修乃可以安乎命之俟夫命唯有正則天命我以吉凶禍福之偶然而即使我有趨吉避凶之正理是故知命者知其可俟也而不可逆也有如巖牆之下有取禍之理而往立焉則天未嘗命我以危亾而我自取之矣必不立也由此推之而正命與非正命之分曉然矣夫唯盡其道者居安則慎其節嗜欲慎言動之道處變則盡其盡忠盡孝守廉節之道然而大數之不齊而陰陽之愆伏不可知君父之艱危不可避乃至於死則天以死終我之生而全我之歸也斯則正命也推之窮通得失亦如是而已矣謂命之在天而人無可自免之術乃至爲其所不當爲陷於桎梏而死則天未嘗授我以死而我自強天之死我也非正命矣推之行險徼倖縱欲恣生者無不然也故當其順受則命在天而我有以俟之生以順生而死以順死旣與天通理而以立人者立天於其非正而必不受則命在我而天因以順焉死有據以死而生有據以生抑天不能違而以立命者立

身斯以爲君子立命之大也與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如字讀益从水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

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當作敢

訓義孟子曰夫人皆有可求之力而亦必有所求之心顧在擇術之始審乎有

益無益之數而君子樂爲君子而有成小人徒爲小人而卽有幸獲非其功也

今夫有事於此殫吾之心思勉吾之聰明去旁營絕外誘而以求之則求其一

得而卽報以一得求其大成而卽報以大成若其自怠於求而見爲非切己之

利害因而舍之則雖固有之而且失也則是心以盡而有功力以勉而有獲得

之益皆求之益也斯非其當求而不當舍者哉此何故以吾心固有之物反之

心而已遇吾身可爲之事反之身而可能愛者莫能助而忌者莫能奪也求之

在我則得之亦在我也若夫有事於此求之有道而非道以求則違心而見惡於世雖竭其智力極其工巧而究莫得也則或詭遇而幸中或智窮力索而終不能則是求者自用其心力而得者終困於天幸得不可必則求亦無益也斯非其當安於命而處以道而不必求者哉此何故以非己固有之物天制其得喪而天非我之所能奪人司其予奪而人非我之所能操去來乘乎時有無無加於己者也得之在外則求之亦在外也夫在我而求有益者何事乎反而思之而自知之矣然而人且忌焉在外而求無益者何物乎當吾前者皆是也然而人且逐焉則天與我以可得之美利我自可有求之全力而以付之茫然無據之中故曰君子有所以爲君子而小人徒自成其爲小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

分之內也

散與微義
有散別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如惡之惡讀去聲
樂作強省讀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本作彊从力今省
調也或作彊義同

彊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訓義孟子深造乎誠身之道言其所得而因示人以求入之方曰以今觀之萬物豈不備於我哉凡天下所遇之物所酬之事其必然者其當然者也當然者吾心皆見其當然也其所以然者其固然者也固然者吾心皆有其固然者也吾與之親而因親焉吾之所尊而因尊焉吾之所可而彼果可焉吾之所否而彼遂否焉我備其用故物定其體我備其體故物效其用極之於至大而我無所嫌也推之於至小而我無所遺也夫孰知之乎萬物皆備於我由是而我起

而應乎萬物焉則我所本備隨物之至而取其固有者以處之出而治萬物者反而求之於吾身以其實有之理待必然之用非迎物而勞我之推測也非役物而勤我之酬酢也於斯時也適如我之所備以攝萬物於一己而無不足善不期好而情自與之相合惡不期惡而念自與之相違廓然見萬物之惟我知明處當而天道之誠冥合無閒心之順而情之適樂莫樂乎此抑莫大乎此矣合天地民物而恆乎情矣雖然當其始事而豈易言此哉則誠者德之成而仁者心之所自通求仁者思誠之專功矣我之能備萬物者唯此相關之一念而已私一念之情而不達之於萬物則我之所愉物之所拂我之所拒物之所訢恆見萬物之與己有異而一物至前乃覺多此一物唯於其情之未能與物合者以己之欲推物之必欲以己之惡推物之必惡其始也已重而物輕亦甚難其推矣決一念以必推而强行焉則漸使此心安乎舍己從人之事而忘其情封意錮之私則求吾心所與萬物竝生而痛癢相喻之仁亦且近在寸衷而見來往靈通之本體矣求仁近在我仁在我而誠亦在則萬物之備於我亦我相

接之機爲之通而爲之復也吾於此有得焉而願學者正告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言當作察與言察省聲與

察義別中庸言其上下察也則宜作察今概作察傳寫者不審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訓義孟子體道誠而見道明因以曉天下後世之人曰夫道果遠乎哉反之於身而無非此觸之於物而無非此也吾今而知一念明昧之閒而道之合離在是矣見道之大或以爲天下之莫能行也乃亙古今窮四海親者自親尊者自尊順者自順逆者自逆人皆行矣特率其不容己之情而行之而因有差焉不能知其必如是而不可不如是也見道之精或以爲天下之莫能習也乃亙古今窮四海親者恆於親尊者恆於尊順者恆於順逆者恆於逆人皆習矣特因其不可索之數而習之而莫能盡焉不能察其失之幾微而謬以千里也以此言之則非道之遠人而人不可以合道也蓋行焉習焉終身於此焉特反而求

之於心無得也卽心而推之天下不靈也則未嘗於人不容不行不容不習之理取而思之曰此何以然而必不可離非名教之所拘習俗之我彊而心喻其誠然不可昧之實也而道果遠人乎哉故吾幸天下之人而皆行習於此中也是人之性可以善也乃天下之終莫之能知也則世教衰而民不足以興亦可閔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作累

累者省亦宜如字讀力迫切不必別讀力堅切

訓義

孟子以當世之士誇功名矜才智而盡喪其恥心乃莊語以戒有志者曰

人與人爲類而獨爲人之所賤惡恬然安之而不改無他唯無恥而已矣試思之人可以無恥乎哉無恥而尙可謂之人乎哉其不可以無恥不待再計而決矣乃人之陷於無恥而不知者方且以不合乎流俗恥己之不能不足於利達恥人之我勝而不知以無恥爲恥耳如其一念及於恥心之必不容泯而以丈

夫行妾婦之道萬鍾忘噉蹴之慙爲所恥焉則貧賤而志不可屈困阨而情不可枉人亦孰得而恥之乎故君子之於恥也曰知恥知所當恥者在無恥而他可無恤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械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訓義孟子舉無恥之實而以機變之人當之所以明當世之富貴利達者之不足效而使人先定其志也曰今人皇皇然若有一至大之事爲己之本圖而唯恐不若人也嗚呼彼亦知人之何以勝於人而爲吾生之最大者乎夫功名足以震世議論足以驚俗人謂其大也而人之所以爲人以求別於禽獸心之所以爲心而自安於夢寐者無他唯此恥心而已可生可死而此氣不可挫可貧可賤而此名不可居恥之於人誠大矣哉乃人或相忘而至失其恥心者有之矣若以恥爲無用而立意以去之者則自爲機變之巧者始當其巧之方試口能言之而心不能安之乃垂目使氣以不顧人之顏色而唯一時之說是伸及其巧之已窮人已賤之而已且若不知乃目動言肆以誘人之復惑而幸誅譴之不我加彼曰使吾而用恥則機不速應而變可立窮也無所用恥而巧乃利矣彼亦曰吾屈於此而伸於彼辱於名而獲於實吾巧讎而功可成利可得不若是則無以勝人也夫豈能勝人哉卽若人而亦不能矣匹夫匹婦亦有其致命之諒行人乞人亦有其不受之辱恬不知恥而皆不若矣則傲倖以得寵祿

又何足以若人乎有志者勿視其詡詡然而知其賤之已甚也尙知所懲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當作亟然當作樂處各切亟去吏切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訓義 孟子曰世不古而必行古之道者君子之正然世不古而望道之行亦君子之所難而不能不爲天下憂也夫古之君臣道合而上以下交爲泰下以重己爲榮者其獎勵之權自古之賢王開之也古之賢王未嘗不有貴人賤人榮人辱人之勢而心所樂者道也以萬物之得所家國之永安一因乎道樂求之而欲與共功則忘其有勢而下士之禮隆矣夫賢王己有勢而且忘之況其時之爲賢士者勢在人而道在己何獨與賢王之心不一合於道哉夫賢士者賢其道也以己之道出可以濟世而安民退可以潔身而正己自樂之耳忘王者之可爲我貴賤可爲我榮辱也是故於時之王公以樂道之深情而交忘勢之

高士其求之也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以往見之如其不然雖一往見焉而繼此者且高舉遠引而不得見矣一見也尙其有折節求教之心可一而不可再而況得召而致之任之以職而使爲我臣乎欲與共事則必先往見欲往見之又必先盡禮上盡其誠而下全其節古之所以交相重而成大有爲之業也而豈可爲今者道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當作數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